

散文

## 见花如面

常全欣



春日的风悄悄掠过豫东平原,裹着泥土的腥甜,漫过田埂、院落与枝头,催开了每一朵花:有铺天盖地的金黄,有缀满枝头的素白,有漫天舒展的淡紫……见花如面,每一朵花,都藏着一段旧时光。

最早开的,是油菜花。田埂上还带着冬末的湿冷,油菜花就已铆足了劲儿,一夜之间染黄了整片土地。在乡野里长大的孩子,如我一般,自然对油菜花再熟悉不过。初春的村子里,它算不上主角,却伴着返青的麦苗、吐蕊的桃枝、抽绿的柳丝,让古朴的村庄漾起盎然春意。

母亲给我讲过她与油菜花的往事。

1964年的春天,她与父亲初识。一天,外婆带着她和嫂子,要去男方

家里相看家境、定下亲事。快要进村时,她忽然改了主意,不愿再往前走一步。外婆知她的性子,便带嫂子前去,留她在原地等候。我问母亲缘由,母亲只说:“有啥看头,早知穷得叮当响。”路边恰好有一大片油菜花田,母亲就在花田里等她们回来。

母亲说的那片油菜花田,在村子东头,河的东岸。那日,她独自坐在河边,沐着徐徐春风。河水清清,水草与流水挽着手,悠然摇曳。她摘下一朵油菜花,轻轻抛入水中,小花便像一叶小舟,顺着河水缓缓向南漂去。她索性躺进花丛,嚼着清甜的茅草根,望着澄澈的蓝天,畅想着未来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此刻提笔,我仿佛仍能闻到当年萦绕在母亲身旁的油菜花香。

母亲喜欢种油菜,但从不成亩成片地种,大块田要留给小麦,只在地头、河坡、房前屋后种上一些。没读过多少书的母亲,说不出油菜的品性,也不懂什么花语,只知道油菜不挑土地,不与庄稼争肥。更实在的是,菜籽榨出的油,能让孩子们的碗里多些油润香气。

我读中学那年,我们家从村后搬进了新院。院里有母亲栽种的一排排桐树。早些年,桐树在豫东平原极为常见,一来生长快、成材早,二来树干笔直,是盖房做檩条的上好木料。母亲种这些桐树,就是为家里盖第三座瓦房预备的。

每年清明一过,院子里桐花盛开,淡紫色的花簇拥在枝头,像一把把紫色小伞,温柔地覆满了树冠。一阵春风,或是一夜春雨,桐花便簌簌飘落,给院落铺上一层淡紫色的绒毯。

母亲喜爱桐花。有一年春日清晨,她蹲在桐树下捡拾满地落花。去掉喇叭状的花冠,只留淡绿的花萼,再取一缕棉线,细细穿缀起来,便成了一串天然项链。母亲唤我上前,轻轻挂在我的颈间,抚摸着我的头,笑着说:“这小子,倒像个俏姑娘了。”

满襟的桐花香!我抬眸凝望,定格了母亲年轻时最温柔清晰的眉眼。那一幕,从此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光阴流转,院里的桐树渐渐长高,终于成材。伐下的树干笔直结

实,正好用作新瓦房的檩条,为家撑起一片屋檐。桐树的使命完成,母亲又在院子里栽下几棵槐树。

春风再至,院里不再是浓烈的粉紫,换作了素净的雪白。槐花一串串垂挂枝头,清雅温柔,暗香浮动。

母亲也喜欢槐花。除了种树给院落带来春意之外,她更能把槐花变成一道独属于春日的美味。那些年,槐树尚不算高大,每到花期,母亲站在树下轻轻攀着枝丫,把刚刚绽开、还带着晨露的槐花,一穗穗捋进篮子。不一会儿,篮子里便堆起一团蓬松的白。

母亲将槐花淘洗干净,沥干水分,撒上少许面粉轻轻拌匀,让每一朵花都裹上一层薄衣,再均匀铺在蒸屉上。上锅蒸熟后,槐花绵软清香,撒一点细盐,淋几滴香油,简单一拌,便是人间至味。

母亲总会端上一碗,送给对门的大娘。那些年,大娘没少照拂我们家,也曾陪着母亲跨过生活里一道道难过的坎。但凡日子里有一丝欢喜,母亲总会第一时间与她分享。她们她之间的友谊,一如豫东平原上的花,朴素安然、香味绵长。

谷雨过后,暮春悄然而至。油菜花、桐花、槐花,这些生长在豫东平原上的平凡花朵,次第盛放,又纷纷凋零,投入大地的怀抱。蓦然想起一句诗: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

见花如面。春风年年如约归来,我便岁岁与母亲重逢。

书香周口  
悦读推荐

## 一部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书

《邓小平时代》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,为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所著。傅高义是享誉国际的中国问题研究权威。他以域外学者的客观视角,耗费十年心血潜心研究,为世人立体呈现了一代中国伟人,以及由他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时代。他站在宏大的全球视野,审视邓小平每一次重大决策背后复杂的国际格局与国内现实国情。独特的旁观者视角,让我们得以清晰看见:在冷战步入尾声、全球化浪潮悄然兴起之际,中国这艘巨轮,如何在这位睿智掌舵人的引领下,校准航向、劈波远航。

翻开这本厚重著作,循着历史脉络,我们走进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。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征程,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治国探索;从特殊岁月里的沉浮历练与再度复出,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历史转折;从推动中日、中美建交破冰前行,到农村改革、率先搞活经济,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;从“一国两制”宏伟构想的提出,到擘画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蓝图,作者不回曲曲折折

杂的历史过往,依托翔实史料与大量访谈,真实还原每一个历史关口的艰难抉择。让我们深刻读懂:改革开放从来不是一句简单口号,而是一次次立足现实、审慎务实的艰难探索;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绝非凭空构想,而是在破解一个个现实难题中逐步形成、不断完善的。

读罢此书,我们能收获什么?我想,收获的不仅是读懂一段历史、体悟当下富足生活的来之不易,更能沉淀下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——读懂如何把握时代大势,如何坚定不移走好改革开放之路,如何以务实理性的姿态破解发展难题,如何在坚守自身道路的同时,主动融入世界、拥抱全球化发展。

邓小平曾深情坦言: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,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这份赤诚大爱,融入他推动的每一项改革举措里,凝于他为中国式现代化长远发展擘画的宏伟蓝图里。他的远见与担当,不仅深刻改写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,也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## 塔影映晴川

史学杰摄



散文

## “活诸葛”申凤梅

张华中

梨园之盛,系乎声腔;中州之地,夙称乐壤。戏剧一道,肇自巫夔之歌舞,成于俳优之谐戏,衍于汉唐百戏,备于宋元杂剧。论其大较,南北殊途:南曲柔婉若春波潏池,北调慷慨似朔风萧飒。越调者,河南稀有之剧种也,又名四股弦,清乾隆间已盛行于宛洛之间。其始也,或由民歌小调“月调”嬗变而来,主弦以四股弦为之,其声亢而质厚,善演三国袍带之戏,虽为草台之艺,实具朴野之风。洎乎近世,得一人焉,起于阡陌垄亩之间,振此颓靡衰微之绪,使乡野俚调得登大雅之堂,此何人哉?申氏凤梅是也。

申凤梅者,颍川临颖寒门之女也。诞于1928年,行六,父母困厄欲弃之,以篮携归,因名“妮儿”。时当乱世,饥馑频仍,年十一,即入张潘科班学艺。旧时学戏,其苦何极:冬日无襦以御寒,夏夜无帷以避蚊,稀粥清可见影,笞责常伴于身。然其志坚如铁石,昼习花旦之袅娜,夜摹须生之端方,于《刮海》《送京娘》诸剧,靡不穷其奥妙。后遇姜高师傅、李大勋师兄,倾囊相授,艺乃大进。1945年,襄城双庙唱对台戏,申氏一曲《砸当典》,声遏流云,“风吹马尾”一句未终,对台观者尽趋其下,三日连演,三日满座,由是“大梅”之名,响彻颍汝。然旧时伶人,命如飞蓬,虽成“角儿”,犹遭豪强之辱。及至投身刘邓大军,着戎装,为工农兵献艺,方知此生不复为“下九流”矣。

观其平生所擅,尤在诸葛亮戏。昔演《天水关》,腔带警音“欧”,字者或笑其怪。申氏夜叩观者之门,朝改旧腔之怪,删其冗赘,融豫东民歌之清越,遂使新腔既存越调之魂魄,复具智者之风神。及其执羽扇登台,《收姜维》“四岁你莫要羞愧难当”一句,起板如山泉出谷,迂回婉转间尽是循循善诱;《吊孝》一折,水袖翻飞,眉目含愁,既借东吴栋梁之摧,更怀联吴抗曹之策。老舍先生观后击节,欣然赠句:“香满春城梅不散,更随桃李拜师来。”1963年春,人京献艺,周恩来总理观罢,拊掌叹曰:“你把诸葛亮演活了,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。”此语一出,“中原活诸葛”之名,不胫而走天下。更蒙马连良先生青睐,破例收为入室弟子,从兹熔京剧之规范入越调之质野,使诸葛亮形象既具名士林下之

风,不失中原豪迈之气。其一生寝馈三国,床头常置《三国志》,弥留之际犹舞,成于俳优之谐戏,衍于汉唐百戏,备于宋元杂剧。论其大较,南北殊途:南曲柔婉若春波潏池,北调慷慨似朔风萧飒。越调者,河南稀有之剧种也,又名四股弦,清乾隆间已盛行于宛洛之间。其始也,或由民歌小调“月调”嬗变而来,主弦以四股弦为之,其声亢而质厚,善演三国袍带之戏,虽为草台之艺,实具朴野之风。洎乎近世,得一人焉,起于阡陌垄亩之间,振此颓靡衰微之绪,使乡野俚调得登大雅之堂,此何人哉?申氏凤梅是也。

至若“戏比天大”四字,岂徒虚言哉?乃申氏一生践履之箴言也。密县煤矿数百米井下,矿工无缘观剧,申氏曰:“工人日日千尺之下,吾何惧十丈之深?”遂乘缆车而下,于昏灯窄巷中引吭而歌;克拉玛依戈壁滩上,二十八名工人因值守不得观戏,申氏率全班人马,于炙沙如焚之地搭台,汗透重衣而不辍。有白鬃翁为观戏攀缘树梢,申氏急令人扶至台前,奉香茗,设软座;有老妪耳聩不能闻,乃俯身附其耳畔,逐句歌之。尝自剖心迹:“吾命乃百姓所赐,能为乡亲唱戏,此生之幸也。”故其足迹遍布于田埂垄亩、灶侧炕头,非徒娱人耳目,实以情暖人心。其艺之根,深植九壤;其戏之魂,永系百姓。

豫东之地,尤感其德。当其演于乡曲,观者如堵,黄童白叟,争睹大梅风仪,田夫野老,无不传其声腔。1995年仲夏,申氏以心疾突发,抱憾而终,享年六十有七。床头犹置《三国志》,书页卷边,可见平生用功之勤。讣闻传出,周口倾城,素车白马,塞巷填街,哭声直上云霄。或仰天而恸:“天夺我‘活诸葛’,从今何处闻‘四岁’?”斯人虽逝,其音容笑貌,长留百姓心间,此“人民艺术家”之真谛欤?

幸甚至哉,申派薪传,代有俊彦。其嫡传弟子申小梅,本非申氏,因仰止高山,赐名承继,遂以“小梅”自期。得大师亲传,深悟“不变中有变,变中有不变”之玄旨,羽扇轻摇间,既有师门风骨,复添时代清韵。今掌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,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,尝言:“育苗蹲苗,乃吾辈之天职。”力推越调本科班入高校,携青年演员胡红波辈,借短视频平台传艺,使《山花烂漫》从《苦菜花》中粲然绽放。观其演《老子》,气象浑穆,唱做俱臻化境,允称申派再传之翘楚。昔老舍先生云:“梅不散,更随桃李拜师来。”今桃李已成嘉树,新梅更发幽香,申氏有灵,当含笑于九泉矣。

赞曰:  
铁板铜琶出蒿莱,  
羽扇纶巾动九垓。  
一从诸葛登台后,  
千秋万岁绕梁回。

随笔

## 扉页上的烧饼

贾国勇

初中一年级辍学后,我总想着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即使是偷偷到父母那儿“顺”点儿钱,也要去书店买书读。那个时候家里穷,日子苦,能吃上烧饼就算奢侈的。所以,买书时我会心里掂量,这些钱可以买几个烧饼。后来竟养成一个习惯:每买一本书,先把当时的烧饼价格记到扉页上。就这样,图书和烧饼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件,被我联系到了一起。

前段时间,因为要做藏书索引,看到几本书“扉页上的烧饼”颇有代表性,在这里记录下来,也算留住一段岁月记忆。

1989年春天,我在淮阳县土产公司做业务员,因为打架斗殴被领导发配到北关土产公司仓库系大门,因此有了文学创作的机会。当时,诗坛正流行台湾女诗人席慕蓉的诗,我在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席慕蓉诗集《无怨的青春》。这本书109页,定价是1.5元。我在扉页上的记录是:“幸福中,此书可换3张电影票或者15个烧饼。”这说明当时的烧饼价格为1角钱一个。

1999年,因为喜爱读书,又喜爱上文学创作,还取得了一点儿成绩,我被《河南合作经济报》聘为副刊编

辑,“抛妻离子”的孤家寡人在省城郑州过上了打工生活。星期天闲得无聊,逛大街的时候走进新华书店,买了孙友友的小小说集《刺客》。这本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,185页,定价是4.2元。扉页上的记录是:“本月给老婆汇款275元。价值烧饼21个。”

2010年秋天,我到郑州一家民营企业做高管,并在高新区买了房子,终于享受到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幸福。这年冬天,我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《风在诉说的时候:人民日报2009年散文精选》。这是一本装帧精美的图书,共328页,定价49元。我在扉页上写道:“累,却快乐。盛世港湾东门前一烧饼摊,两元钱3个。此书可买73个烧饼!”

2025年春天,孙子四月龄,老婆在高新区升龙又一城照着孙子。因为喜爱生态散文,我就在“孔夫子旧书网”买了新版的《中国2024生态文学年选》。这本书由鲁迅文学奖评委李青松担任主编,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,344页,定价是68元。那天,我还在升龙又一城门前的烧饼摊上买了两个烧饼。我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:“春藤路和玉兰街交叉口有烧饼摊,正面抹了蜂

蜜放进炉中烘烤,吃起来非常可口。价格5元钱两个。本书折合烧饼27个。”

细细端详这几本书“扉页上的烧饼”,青春的记忆便涌了上来。《无怨的青春》扉页上记下“幸福中”句,让我想起当时正和老婆谈恋爱,一副死去活来的样子。“幸福”的源头很清晰,倒忘了为什么买那3张电影票,又是谁陪着我们两个去看电影了。那个时候月工资27.5元,买一本书几乎花去我月收入的二十分之一,真的让人心疼。还有1999年春天买的小小说集《刺客》,也让我想到了很多往事:远离家人的日子是寂寞的,也是痛苦的,晚上闲下来的时候总会想起

年幼的儿子和刚会走路的女儿,疯疯癫癫在街头的妈妈更是我心中的痛。每个月拿到工资后先给老婆汇款,在信中总是反复告诉她,我过得很好,不必挂念。其实,工资已经全部汇给了家人,我自己是靠晚上写稿子挣的稿费生活。《刺客》扉页所记“本月给老婆汇款275元”,是我一个月的工资,可见那个时候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。但是,看到心仪的图书仍然买了下来。

扉页上的每段文字都记录着不同年代的生活轨迹与人生况味,相同的是,读着这些文字,都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书香,当然,也总有烧饼独有的酥软香甜萦绕心头。

